

王文成公全書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二十九

續編

四

序

是卷師作於弘治初年筮仕之始也自題其稿曰上國遊洪葺師錄自辛巳以後文字釐爲正錄已前文字則間採外集而不全錄者蓋師學靜入于陽明洞得悟于龍場大徹于征寧藩多難殷憂動忍增益學益徹則立教益簡易故一切應酬諸作多不彙入是卷已廢閣逸稿中久矣茲刻續錄復檢讀之見師

天稟夙悟如玉出璞雖未就追琢而閭閻內
先因嘆師稟夙智若無學問之全功則逆其
所造當只止此使學者智不及師肯加學問
之全功則其造詣日精當亦莫禦若智過於
師而功不及師則終無所造自負其質者多
矣乃復取而刻之俾讀師全錄者聞道貴得
真修徒恃其質無益也嘉靖辛酉德洪百拜
識

鴻泥集序

鴻泥集十有三卷燕居集八卷半閒龍先生之作也其子僉憲君致仁將刻諸梓而屬其序於守仁曰斯將來之事也然吾家君老矣及見其言之傳焉庶以悅其心吾子以為是傳乎守仁曰是非所論也孝子之事親也求悅其心志耳目惟無可致力無弗盡焉况其言語文辭精神之所存非獨意玩手澤之餘其得而忽也既思永其年又思永其名篤愛無已也將務悅其親寧是之與論乎君曰雖然吾子言之守仁曰是乃所以自盡者夫必其

弗傳也斯幾於不仁必其傳之也斯幾於不知其傳也屬之已其傳之弗傳之也屬之人姑務其屬之已也已君曰雖然吾子必言之守仁曰繪事之詩不入於風雅孺子之歌見稱於孔孟然則古之人其可傳而弗傳者多矣不冀傳而傳之者有矣抑傳與不傳之間乎昔馬談之史其傳也遷成之班彪之文其傳也固述之衛武公老矣而有抑之戒盖有道矣夫子刪詩列之大雅以訓於世吾聞先生年八十而博學匪懈不忘乎警惕又嘗數述六

經宋儒之緒論其於道也有聞矣其於言也足訓
矣致仁又尊顯而張大之將益興起乎道德而發
揮乎事業若泉之達其放諸海不可限而量是集
也其殆有傳乎致仁起拜曰是足以為家君壽矣
霓也敢忘吾子之規遂書之為敘

澹然子序

有詩

澹然子四易其號其始曰凝秀次曰完齋又次曰
友葵最後為澹然子陽明子南遷遇於瀟湘之上
而語之故且屬詩焉詩而敘之其言曰人天地之

心而五行之秀也凝則形而生散則游而變道之不凝雖生猶變反身而誠而道凝矣故首之以凝秀道凝於已是為率性率性而人道全斯之謂完故次之完齋齋完者盡已之性也盡已之性而後能盡人之性盡萬物之性至於草木至矣葵草木之微者也故次之以友葵友葵同於物也內盡於已而外同乎物則一矣一則昭然而天游混然而神化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矣故次之以澹然子終焉或曰陽明子之言倫矣而

非澹然子之意也澹然之意玄矣而非陽明子之言也陽明子聞之曰其然豈其然乎書之以質於澹然子澹然子世所謂滇南趙先生者也詩曰

兩端妙闔闢五運無留停藐然覆載內真精諒斯凝雞犬一馳放散失隨飄零惺惺日收斂致曲乃

明誠

明誠為無忝無忝斯全歸深淵春冰薄千鈞一絲微膚髮尚如此天命焉可違參乎吾與爾免矣幸無虧

人物各有稟理同氣乃殊曰殊非有二一本分澄
淤志氣塞天地萬物皆吾軀炯炯傾陽性葵也吾
友于

孰葵孰為予友之尚為二大化豈容心繫我亦何
意悠哉澹然子乘化自來去澹然匪冥然勿忘還
勿助

壽楊母張太孺人序

考功主事楊名父之母張太孺人以敏慧貞肅為
鄉邑女氏師凡鄉人稱閭閻之良必曰張太孺人

而名父亦以孝行聞苟擬人物有才識行誼無問
知不知必首曰名父名父蓋今鄉評士論之公則
爾也今年六月太孺人壽六十有七大夫卿士美
楊氏母子之賢以為難得舉酒畢賀於是太孺人
之長女若婿從事於京師且歸太孺人一旦欣然
治裝欲與俱南名父帥妻子從親戚百計以留太
孺人曰噫小子無庸爾焉自爾舉進士為令三邑
今為考功前後且十有八年吾能一日去爾哉爾
為令吾見爾出入以勞民務昕夕不遑而爾無怠

容吾知爾之能勤然其時監司督於上或爾有所
畏也見爾之食貧自守一介不以苟而以色予養
吾知爾之能廉然其時方有以賄敗者或爾有所
懲也見爾毀淫祠崇正道禮先賢之後旌行舉孝
拳拳以風俗為心吾知爾能志於正然其時遠近
方以是燁爾或以是發聞也自爾入為部屬且五
年庶幾得以自由而爾食忘味寢忘寐雞鳴而作
候予寢而出朝於上疾風甚雷雨電晦暝而未
嘗肯以一日休予然後信爾之誠於勤身與妻子

為清苦而澹然以為樂交天下之士而莫有以苞
苴饋遺至予然後信爾之誠於廉凡交爾而來者
予耳其言非文學道義之相資則朝廷之政邊
徼之務是謀磨礱砥礪惟不及古之人是憂焉予
然後信爾之誠志於正而非有所色取於其外吾
於是而可以無憂爾也已且爾第亦善養吾老矣
姻族鄉黨之是懷南歸予樂也名父跼請不已太
孺人曰止而獨不聞之夫煦煦焉飲食供奉以為
孝而中衡拂之孰與樂親之心而志之養乎名父

懼乃不敢請縉紳士夫聞太孺人之言者莫不咨
嗟歎息以為雖古文伯子輿之母何以加是於是
相與倡為歌詩以頌太孺人之賢而嘉名父之能
養某於名父厚也比而序之

對菊聯句序

職方南署之前有菊數本閱歲旣稿李君貽教為
正郎于時 天子居亮闇西北方多事自夏徂秋
荒頓窘戚菊發其故叢高及於垣署花盛開且衰
而貽教尚未之知也一日守仁與黃明甫過貽教

語開軒而望始見馬計其時重陽之節旣去之句
有五日相與感時物之變衰歎人事之超忽發為
歌詩遂成聯句鬱然而憂深悄然而情隱雖故托
辭於觴咏而沉痛惋悵終有異乎昔之舉酒花前
劇飲酣歌陶然而樂者矣古之人謂菊為花之隱
逸則菊固惟澗谷巖洞村圃籬落之是宜而以植
之簿書案牘之間殆亦昔之所謂吏而隱者歟守
仁性僻而野嘗思鹿豕木石之群貽教與明甫雖
各惟利器處劇任而飄然每有煙霞林壑之想以

是人對是菊又當是地嗚呼固宜其重有感也已

東曹倡和詩序

正德改元之三月兩廣缺總制大臣朝議以東
南方多事其選於他日宜益慎重於是湖南熊公
由兵部左侍郎且滿九載秩矣擢左都御史以行
衆皆以兩廣為東南巨鎮海外諸蠻夷之所向背
如得人而委之天子四方之憂可免二焉雖於
資為屈而以清德厚望選重可知矣然而司馬執
兵之樞居中幹旋以運制四外不滋為重歟方其

初議時亦有以是言者慮非不及而當事者卒以
公之節操才望為辭謂非公不可其意實欲因是
而出公於外也於是士論闕然以為非宜然已
命下無及矣為重鎮得賢大臣而撫之 朝議以
重舉而公以德升物議顧快然而不滿也衡物之
情以行其私而使人懷不滿焉非夫忘世避俗之
士不能無憂焉自 命下暨公之行曹屬之為詩
以寫其瞻留之情者凡若干人以前驅之驟發也
敘而次之僅十之一遮公御而投之庸以寄其私

馬

豫軒都先生八十受封序

弘治癸亥冬守仁自會稽上天目東觀於震澤遇南濠子都玄敬於吳門遂偕之入玄幕登天平還值大雪次虎丘凡相從旬有五日予與南濠子為同年蓋至是而始知其學之無所不窺也歸造其廬獲拜其父豫軒先生與予坐而語蓋屯然其若避而彙趨也秩然其若斂而陽煦也予罔然而心撼焉倏而色慚焉倏而目駭焉亡予之故先生退